

中华传世藏书大系



中华智囊全集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中华传世藏书大系

中华智囊全集

智 囊

(一)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中华传世藏书大系·中华智囊全集（全六卷）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16

2002年9月第1版 200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80606-478-8/K·22

全套定价：1580.00元

目 录

上智部	1	宋太宗	13
上智部总叙	1	宋真宗	13
上智部 见大卷一	1	曹参二条	14
太公孔子	1	李及	15
诸葛亮	2	戒更革	15
光武帝	3	御史台老隶	16
使马国	3	汉光武	16
选押拌使	3	薛简肃二条	17
胡世宁	4	张咏	17
韩滉 钱镠	4	诸葛孔明	18
燕昭王	5	高拱	18
丙吉郭进	5	上智部 迎刃卷四	20
假书	6	子产	20
上智部 远犹卷二	7	田叔二条	20
训储二条	7	主父偃	21
李泌	8	裴光庭	21
王叔文	8	崔祐甫二条	22
白起祠	9	王旦三条	22
苏颂	9	严可求	23
戮叛二条	9	陈平	23
宋艺祖三条	10	宋祖 曹彬	24
郭钦	11	拒高丽僧 焚西夏书	24
处继迁母	11	张方平	25
徐达	12	秦桧	25
元旦中日食	12	明智部	27
贡麟	13	明智部总叙	27
上智部 通简卷三	13	明智部 知微卷五	27
唐文宗	13	箕子	27

殷长者	27	周忱	50
周公太公	28	樊莹	51
辛有	28	陈秉岩三条	51
何曾	28	平米价二条	54
管仲	29	抚流民三条	54
伐卫伐莒	30	耕牛	56
臧孙子	31	义船	57
南文子	31	李邺侯	57
智过靖疵	31	虞集	59
诸葛亮	33	刘大夏	60
明智部 亿中卷六	33	察智部	62
子贡	33	察智部总叙	62
希阜	34	察智部 得情卷九	62
范蠡	34	唐御史	62
范雎	35	张楚金	62
姚崇二条	36	崔思竞	63
王应	37	边郎中	63
陈同甫	38	解思安狱	64
明智部 剖疑卷七	38	欧阳晔	65
汉昭帝	38	尹见心	65
张说	39	王佐	66
李泌二条	39	殷云霖	66
寇准	42	高子业	66
隽不疑	43	程戡	67
孔季彦	43	张举	67
张晋	43	陈骥	68
杜果	44	范禧	68
蔡京	44	杨评事	69
曹克明	44	杨茂清	70
大水二条	44	郑洛书	70
西门豹	45	察智部 诘奸卷十	70
宋均	46	赵广汉二条	71
明智部 经务卷八	47	周文襄	71
刘晏四条	47	陈秉岩	71
平余	48	张敞 虞诩	72
社仓	49	王世贞二条	73
预备	49	苏涣	73

总辖察盗	74	孔融	94
董行成	74	翟子威	95
维亭张小舍	75	魏勃	95
苏无名	75	叔孙通	95
千里急	76	王守仁	96
京师指挥	77	王曾	96
耿叔台	77	周忱 唐顺之	96
李复亨	78	术智部 廖数卷十四	97
向敏中	78	宋祖	97
钱藻	79	武王	98
吉安老吏	79	散谷 藏谷	98
胆智部	81	范仲淹	98
胆智部总叙	81	服紫	99
胆智部 威克卷十一	81	服练	99
侯生	81	禁轂击	100
班超	82	东方朔	100
耿纯	84	留侯	100
温造	84	梁文康	102
哥舒翰 李兴弼	85	傅珪	102
柴克宏	86	洪武中老胥	102
杨素	86	王振	103
安禄山	86	术智部 权奇卷十五	103
吕公弼	87	孔子	104
胆智部 识断卷十二	87	淮南相	104
齐桓公	87	王敬则	104
卫嗣君	87	宋太祖	104
高洋	88	宋太宗	105
周瑜等三条	88	高皇帝	105
清涧城	90	吴官童	106
韩浩	90	郑公 孙申	106
寇恂	91	胡松	106
刘壘 唐侃	91	狄青	107
殷秀实	92	王琼	107
术智部	94	杨云才	108
术智部总叙	94	种世衡	108
术智部 委蛇卷十三	94	雄山 智僧	108
箕子	94	李抱真 刘玄佐	109

捷智部	110	语智部 辩才卷十九	122
捷智部总叙	110	子贡二条	122
捷智部 灵变卷十六	110	鲁仲连	125
鲍叔	110	虞卿	127
管夷吾	110	苏代二条	129
延安老军校	111	陈轸	131
吴汉	111	左师触龙	132
汉高帝	112	庸芮	132
晋明帝	112	狄仁杰	133
尔朱晷	112	陆贽等二条	133
韦孝宽	113	语智部 善言卷二十	135
宗典等三条	113	凌阳台	135
王羲之	114	说秦王	135
吴郡卒	114	晏子二条	135
伯颜	114	马圉 中年令	136
徐敬业	115	郑涉	136
陈平	115	李忠臣	136
刘备	116	武帝乳母	137
崔巨伦	116	简雍	137
捷智部 应卒卷十七	116	昭陵	137
张良	117	吴瑾	137
救积泽火	117	香草根	138
直百钱	117	兵智部	139
知县买板	118	兵智部总叙	139
造红桌 赁瓦	118	兵智部 不战卷二十一	139
周忱二条	119	高昭元	139
张恺	119	周德威	140
张毅	119	谒葛恪	140
陶鲁	120	杨侃	141
边老卒	120	高仁厚	142
蒺藜棒	120	岳飞	144
冰炮	121	赵充国	145
猪腩渡淮	121	析公	147
塞城宴	121	王德用	147
治堤	121	韩世忠	148
语智部	122	程昱	148
语智部总叙	122	陆逊	148

- | | | | |
|------------|-----|------------|-----|
| 高仁厚 | 149 | 鸳鸯阵 | 175 |
| 李光弼 | 150 | 郭忠武 | 175 |
| 兵智部 制胜卷二十二 | 151 | 轮囷 | 175 |
| 孙臆二条 | 151 | 凯口囷 | 176 |
| 赵奢 | 152 | 太子晁 | 178 |
| 李牧 | 152 | 冰城 | 178 |
| 周亚夫二条 | 153 | 张魏公 | 179 |
| 周访 | 154 | 垣崇祖 | 179 |
| 陆逊 陆抗 | 155 | 柴潭 | 179 |
| 邓艾 | 156 | 宗泽 | 180 |
| 唐太宗三条 | 156 | 闰智部 闰智部总叙 | 180 |
| 唐太宗 | 157 | 闰智部 贤哲卷二十五 | 180 |
| 李靖 | 158 | 高皇后 | 180 |
| 朱隼 | 159 | 赵威后 | 180 |
| 耿弇 | 159 | 刘娥 | 181 |
| 韦睿三条 | 160 | 李邦彦母 | 182 |
| 马燧 | 161 | 肃宗朝公主 | 182 |
| 兵智部 诡道卷二十三 | 161 | 房景伯母 | 182 |
| 郑公子突 | 161 | 柳氏婢 | 183 |
| 夫概王 | 162 | 崔敬女 络秀 | 183 |
| 斗伯比 | 162 | 乐羊子妻三条 | 184 |
| 芈贾 | 163 | 孙太学妓 | 184 |
| 田单 | 163 | 吴生妓 | 185 |
| 江东桥 | 165 | 陶侃母 | 185 |
| 张子房 | 166 | 李奮母 | 186 |
| 李广 王越 | 166 | 闰智部 雄略卷二十六 | 186 |
| 吕蒙 马隆 | 167 | 君王后 | 186 |
| 孙臆 虞诩 | 168 | 齐姜 张后 | 186 |
| 祖逊等三条 | 169 | 艺祖姊 | 187 |
| 臧官等三条 | 170 | 刘太妃二条 | 187 |
| 兵智部 武案卷二十四 | 171 | 苻坚妻 | 188 |
| 项梁 司马师 | 171 | 刘智远夫人 | 188 |
| 李纲 | 171 | 李景让母 | 188 |
| 战车 | 172 | 杨敞妻 | 189 |
| 吴玠 吴璘 | 173 | 苜妇 | 189 |
| 九军阵法 | 174 | 孟昶妻 | 190 |
| 撒星阵 | 175 | 邓曼 | 190 |

沈氏二条	191	蓝道行	200
白瑾妻	192	严嵩	200
夫人城	192	吉温	200
娘子军	192	阳虎	201
李侃妇	193	杂智部	201
杂智部	194	小慧卷 二十八	201
杂智部总叙	194	周主	201
杂智部 狡黠卷二十七	194	商太宰	201
吕不韦	194	韩昭侯 子之	202
陈乞	195	恭母恢	202
徐温	196	苏代	202
荀伯玉	196	薛公	202
高欢	196	江西日者	203
潘崇	197	孙兴公	203
曹操四条	197	科试郊饯	203
田嬰 刘瑾	198	唐类函	203
赵高 李林甫	198	孟陀	204
石显	199	奚公	204

上智部

上智部总叙

冯子曰：智无常局，以恰当其局者为上。故愚夫或现其一得，而晓人反失诸千虑。何则？上智无心而合，非千虑所臻也。人取小，我取大；人视近，我视远；人动而愈纷，我静而自正；人束手无策，我游刃有余。夫是故难事遇之而皆易，巨事遇之而皆细。其斡旋人于无声臭之微，而其举动出人意思思索之外。或先忤而后合，或似逆而实顺。方其闲闲，豪杰所疑；迄乎断断，圣人不易。呜呼！智若此，岂非上哉！上智不可学，意者法上而得中乎？抑语云“下下人有上上智”，庶几有触而现焉？余条列其概，稍分四则，曰《见大》，曰《远犹》，曰《通简》，曰《迎刃》，而统名之曰《上智》。

上智部 见大卷一

一操一纵，度越意表；寻常所惊，豪杰所了。集《见大》。

太公孔子

太公望封于齐。齐有华士者，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称其贤。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诛之。周公曰：“此齐之高士，奈何诛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望犹得臣而友之乎？望不

得臣而友之，是弃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旌之以为教首，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为君乎？”

齐所以无情民，所以终不为弱国。韩非《王蠹》之论本此。

少正卯与孔子同时。孔子之门人三盈三虚。孔子为大司寇，戮之于两观之下。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夫子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此，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诛也。”

小人无过人之才，则不足以乱国。然使小人有才，而肯受君子之驾驭，则又未尝无济于国，而君子亦必不概摈之矣。少正卯能煽惑孔门之弟子，直欲掩孔子而上之，可与同朝共事乎？孔子狠下手，不但为一时辩言乱政故，盖为后世以学术杀人者立防。

华士虚名而无用，少正卯似有大用而实不可用。壬人金士，凡明主能诛之；闻人高士，非大圣人不知其当诛也。唐萧瑀好奉佛，太宗令出家。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毓、朱阳丞郭仙舟投匭献诗。敕曰：“观其文理，乃崇道教，于时用不切事情，宜各从所好。”罢官度为道士。此等作用亦与圣人暗合。如使佞佛者尽令出

家，谄道者即为道士，则士大夫攻乎异端者息矣。

【译文】

姜太公（即吕尚，姜姓，吕氏，名望，一说字子牙。周初曾官太师，也称师尚父；封于齐，有太公之称，俗称姜太公，亦作太公望。）被周朝天子封在齐国做国君。齐国有一个人名叫华士。他立志不向周天子称臣，不和各诸侯国君主交往，人们都称赞他是位有道德的人。姜太公多次派人召请他，他一直不来，于是太公就下令把他杀掉。周公姬旦问姜太公说：“华士这个人是在齐国一位志行高尚的贤人，你为什么要把他杀掉呢？”姜太公回答说：“这种不向天子称臣、不和诸侯君主交往的人，我难道还指望他来向我称臣并和我交往吗？我不能让他来称臣、与我来往，那么这种人就是必须要抛弃掉的人。我多次召请他，他不来，那么这种人一定是个叛逆者。如果树立这样的人做为品德高尚的榜样，我还能指望和谁来一起拥戴天子呢？”

少正卯是和孔子同时代的人。孔子我次学生满堂，但又多次被少正卯的讲学而吸引走光了。后来孔子担任了鲁国管理司法和治安的大司寇的官职，他就把少正卯抓起来，推到宫门前杀掉了。他的学生端木子贡（名赐）上前问道：“少正卯是鲁国很有名望的人，您把他杀掉，恐怕不够妥当吧？”孔子说：“人有五种不可饶恕的罪恶，而抢劫和盗窃还不算在其中：一种是很聪明，却又为人凶险；第二种是行为怪僻反常，却又顽固不化；第三种是说话伪诈不实，却又巧言善辩；第四种是记写许多阴暗怪诞的事情，却能旁征博引；第五种是支持别人做坏事，并替他解释、辩白。人如果犯有这五种罪恶的其中一种，就一定要被国君杀掉。而少正卯兼有这所有的五种罪恶，是坏人中最凶恶者，决不

能不杀他！”

诸 葛 亮

有言诸葛丞相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及赦也。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乎？”及费祎为政，故事姑息，蜀遂以削。

子产谓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于是郑国多盗，太叔悔之。仲尼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商君刑及弃灰，过于猛者也。梁武见死刑辄涕泣而纵之，过于宽者也。《论语》赦小过，《春秋》讥肆大眚，合之，得政之和矣。

【译文】

有人说丞相诸葛亮不轻易赦免宽宥人。诸葛亮针对这种意见解答说：“治理国家要从大方面施行德政，不要用小恩小惠，因此匡衡（西汉元帝的丞相）、吴汉（东汉光武帝的大臣）当朝时，都不希望国家法制松懈。先帝（指刘备）也曾经说过：‘我和陈元方（名纪，东汉末年曾任尚书令、大鸿胪）、郑康成（名玄，东汉末年大学问家，曾任大司农）的交往之中，在他们的书信、言谈里对国家治乱的道理讲得非常详尽透彻，却不曾谈到要赦免宽宥一类的情况。像刘景升（名表，汉宗室，东汉末年割据荆州，死后，其子刘琮即位，不久即降曹操。）父子那样，年年施行赦免宽宥，这对于世事治理有过什么好处呢？’”等到费祎继任诸葛亮执掌蜀汉大政以后，开始施行宽赦姑息的国策，

结果蜀汉的国力就越来越衰弱了。

光武帝

刘秀为大司马时，舍中儿犯法。军市令祭遵格杀之。秀怒，命取遵。主簿陈副谏曰：“明公常欲众军整齐，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奈何罪之？”秀悦，乃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避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将也。”

罚必则令行，令行则主尊。世祖所以能定四方之难也。

【译文】

刘秀在更始帝刘玄手下任大司马时，他的一个家僮犯了法。担任军市令的大将祭遵依军法把他杀了。刘秀十分恼怒，下令逮捕祭遵。主簿陈副劝阻说：“明公经常想让全军上下守纪遵法，现在祭遵执法毫无辟讳袒护，正是想让您的法令畅行无阻啊，为什么还要怪罪他呢？”刘秀听了转怒为喜，这才又放了祭遵，并封他为刺奸将军，刘秀对众将说：“你们干事要避开些祭遵。我的家僮犯了法，他还给杀了。祭遵也必定不会包庇你们的！”

使马圉

孔子行游，马逸食稼。野人怒，繫其马。子贡往说之，果词而不得。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听说人，譬以太牢享野兽，以《九韶》乐飞鸟也。”乃使马圉往，谓野人曰：“子不耕于东海，予不游西海也，吾马安得不犯子稼？”野人大喜，解马而予子。边批：自是至理，安得不从。

人各以类相通，述《诗》《书》于野人之前，此腐儒之所以误国也。马圉之说诚善，假使出子贡之口，野人仍不从。何则？文质殊貌，其神固已离矣。然则孔子曷不即遣马圉，而听子贡之往耶？先遣马圉，则子贡之

心不服；既屈子贡，而马圉之神始至。圣人达人之情，故能尽人之用。后世以文法束人，以资格限人，又以兼长望人，天下事岂有济乎！

【译文】

一次，孔子坐车出游时，他的马挣脱缰绳而跑开，啃吃路边的庄稼。这块田地的农夫很恼怒，扣住这匹马不放。孔子的弟子端木子贡（名赐）上前去解劝，说尽了好话也没有结果。孔子说：“这种村野之人听不明白别人讲大道理的情形，就好比是用敬神的最高贡品去让野兽享用，以最肃穆高雅的《九韶》乐曲去使飞鸟快乐一样不起作用。”就又派他的马夫前去对这个农夫说：“你不是在东海里种地，我们也不是在西海里游玩，老天父让我们碰在一起了，我的马怎么会不吃你的庄稼呢？”一句话把农夫说得大笑起来，解开马还给了马夫。

选押拌使

“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闻中朝，而骑省铉尤最。会江左使铉来修贡，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词令不及为惮，宰相亦艰其选，请于艺祖。艺祖曰：“姑退，朕自择之。”有顷，左珰传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识字者十人以名人。宸笔点其一，曰：“此人可！”在廷皆惊，中书不敢复请，趣使行。殿侍者莫知所以，弗获己，竟往。渡江，始铉词锋如云，旁观骇愕，其人不能答，徒唯唯。铉不测，强聒而与之言。居数日，既无酬复，铉亦倦且默矣。

岳珂云：“当陶、窦诸名儒端委在朝，若令角辩聘词，庸讎不若铉？艺祖正以大国之体不当如此耳。其亦不战屈人，兵之上策欤？”

孔子之使马圉，以愚应愚也。艺祖之遣殿侍者，以愚困智也。以智强

愚，愚者不解；以智角智，智者不服。

白沙陈公甫，访定山庄孔易。庄携舟送之。中有一士人，素滑稽，肆谈褒贬，甚无忌惮。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则当其谈时，若不闻其声，及其既去，若不识其人。定山大服。此即艺祖屈徐铉之术。

【译文】

南唐的徐铉、徐锴、徐熙这三个人在江南秀有名气，被称为“三徐”，都以学识渊博而名扬北宋朝中，而其中尤其以骑省（官取名）徐铉的声望最高。一次正赶上江南派徐铉来宋朝纳贡。按照惯例，宋朝要差遣一位官员做为押伴使去南唐相迎，陪同徐铉前来。满朝文武都觉得自己言谈辞令无法和徐铉相比，而害怕担当这一使命。宰相赵普选来选去也很难选出合适的人，就向宋太祖赵匡胤请示。宋太祖说：“卿暂且退去吧，待朕亲自选择这个押伴使。”过了一会儿，朝中太监传旨宣召殿前司（宋朝掌殿前诸班禁卫军指挥的机构）官员，命令把殿前侍卫人员中不识字的人选出10人，开列名单交上去。太祖御笔亲点其中一人，说道：“此人便可当此任！”在朝的大臣出乎意料，都很吃惊，赵普也不敢再去请示太祖，便催促此人作为押伴使尽快出发。那位殿前侍卫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选中他担任押伴使，就没说什么便去南唐迎接徐铉了。过江到南唐后，起初徐铉在和这位押伴使谈话时，总是洋洋洒洒，妙语如云层出不穷，连旁观的人都听得十分惊讶。而这位使臣不知道如何对答，只是哼哼唧唧地含混应付。徐铉摸不透这人到底有多大学问，就竭力喋喋不休地和他交谈。住了几日，他还是一直没说什么话来和徐铉应对。徐铉感到疲惫不堪，也就沉默不语了。

胡世宁

少保胡世宁仁和人。为左都御史，掌院事。当时考察，执政请禁私谒。公言：“臣官以察为名。人非接其貌、听其言，无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长。若屏绝士夫，徒按考语，则毁誉失真，而求激扬之，难当矣。”上是其言，不禁。

公孙弘曲学阿世，然犹能开东阁以招贤人。今世密于防奸，而疏于求贤，故临事遂有乏才之叹。

【译文】

胡工宁（浙江仁和人，明代弘治、正德、嘉靖三朝著名的大臣，曾被加封少保。）担任左都御史，执掌都察院的日常事务。当时正逢上考察各部门官吏的政绩以决定对其升降黜免。主持这项事务的人奏请皇上下令，禁止被考察的官员私自与都察院的官员来往。胡公说：“我们这些大臣的官职就是考察官。对一个人如果不去接近他，看一看他的举止相貌，听一听他的言谈话语，就无法考察他的心术是正是邪，才干是强是弱。如果和这些官员们屏绝来往，不接触，只按照档案评语来决定取舍，那么对一位官员的批评或表扬，就往往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这样去做，又想让官员们改正过失，发扬成绩，振奋起来，为国尽忠，是很难办到的了。”皇上认为他说得很对，就没有下令禁止私谒。

韩滉 钱镠

韩滉节制三吴，所辟宾佐，随其才器，用之悉当。有故人子投之，更无他长。尝召之与宴，毕席端坐，不与比坐交言。公署以随军，令监库门。此人每早入帷，端坐至夕。吏卒无敢滥出入者。

吴越王常游府园，见园卒陆仁章树艺

有智而志之。边批：有心人。及淮南围苏州，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报而还。镠以诸孙畜之。

用人如韩滉、钱镠，天下无弃才、无废事矣。

按史：淮南兵围苏州，推洞屋攻城。守将孙瑛置轮于竿首，垂绳投椎以揭之，攻者尽露；炮至，则张网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吴越遣兵来救，苏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张网缀铃悬水中，鱼鳖过皆知之。都虞候司马福欲潜行入城，故以竿触网，敌闻铃声，举网，福因得过。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号令与援兵相应，故以为神。疑即一事，姓名必有一误。

【译文】

唐德宗时的大臣韩滉，在担任镇海军节度使时，管辖江南三吴一带的军政事务。他所选用的辅佐幕僚人员，都能按照其人的才干特长，分配以恰当的职务。他的一位老朋友的孩子前来投效他，可是此人一点特长也没有。有一次，韩滉召他来参加一个宴会，他自始至终都端端正正地坐着，与邻座没有说过一句话。韩滉见状，就任他以随军之职，命令他负责仓库的门卫工作。这个人每天一早就到军帐中来，一直端坐到天黑。从此吏员、兵卒没有人再敢乱在这里出入。

有一次，五代吴越王钱镠在府中花园里游玩，见园中花工陆仁章植树种花很善于动脑筋，就记住了这个人。后来吴国的淮南兵马围攻吴越据守的苏州城时，钱镠就派陆仁章透过包围到苏州城中联系，陆仁章果然顺利地从中取得军情报告而归，城内城外互相配合，大破淮南兵。之后，钱镠就将陆仁章当做自己的亲儿孙一般加以养育、亲信。

燕 昭 王

燕昭王问为国。郭隗曰：“帝者之臣，师也；王者之臣，友也；伯者之臣，宾也；危国之臣，帅也。——唯王所择。”燕王曰：“寡人愿学而无师。”郭隗曰：“王诚欲兴道，隗请为天下士开路。”于是燕王为隗改筑宫，北面事之。不三年，苏子自周往，邹衍自齐往，乐毅自越往，屈景自楚归。

郭隗明于致术之术，便有休休大臣气象，不愧为人主师。

汉高封雍齿，而功臣息喙；先主礼许靖，而蜀士归心，皆予之以名，收之以实。

【译文】

战国燕昭王有一次向臣属征询治国之道。大臣郭隗奏道：“能够称帝的国君是把大臣当作老师对待；能够为王的国君是把大臣当作朋友对待；能够建立霸业的国君是把大臣当作宾客对待；而那些走向危亡的国君只是把大臣当作带兵冲杀的将领使用。——大王，这几种情况任凭您选择吧！”燕昭王说：“寡人很愿意向大臣们学习，可是没有可做老师的人呀。”郭隗便说：“大王如果真的想施行称帝兴国的方略，那么就请大王以我为榜样，给天下有才之士来归开路吧！”于是，昭王就为郭隗重新建造了府第，在朝堂上让郭隗坐在居北的尊位上，而自己坐南面朝北，把郭隗奉为老师来对待。这样，不到三年的时间，纵横家苏秦从洛阳、阴阳家邹衍从齐国、军事家乐毅从赵国、贤士屈景从楚国，聚集到燕国来为昭王服务了。

丙 吉 郭 进

吉为相，有馭吏嗜酒，从吉出，醉咬丞相车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

“以醉饱之失去士，使此人复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过污丞相车茵耳。”此驭吏，边郡人，习知边塞发奔命警备事。尝出，适见驿骑持赤白囊，边郡发奔命书驰来。至，驭吏因胡驿骑至公车刺取，知虏入云中、代郡，遽归见吉，白状，因曰：“恐虏所入边郡，二千石长吏有老病不任兵马者，宜可豫视。”吉善其言，召东曹案边长吏科条其人。未已，诏召丞相、御史，问以虏所入郡吏。吉具对。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详知，以得谴让；而吉见谓忧边思职，驭吏力也。

郭进任山西巡检，有军校诣阙讼进者。上召讯，知其诬，即遣送进，令杀之。会并寇入，进谓其人曰：“汝能讼我，信有胆气。今赦汝罪，能掩杀并寇者，即荐汝于朝；如败，即自投河，毋污我剑也。”其人踊跃赴斗，竟大捷。进即荐擢之。

容小过者，以一长酬；释大仇者，以死力报。唯酬报之情迫中，故其长触之而必试，其力激之而必竭。彼索过寻仇者，岂非大愚？

【译文】

西汉丙吉任丞相对，他的一个驾车小吏喜欢饮酒，有一次随丙吉外出，竟然醉得呕吐在丞相的车上。丞相属下的西曹（西汉丞相官署分为西曹、东曹办公）主吏报告说，应该把这种人撵走。丙吉听到这种意见后说：“如果以喝醉酒的过失就把人撵出去，那么让这样的人到何处安身？让西曹的官员们且容忍他这一次的过失吧，毕竟只是把丞相车上的垫子弄脏了而已。”这个驾车小吏来自边疆，对边塞在紧急情况下征发奔命（汉代在紧急军情时，征召精勇敢命疆场，以补充常备兵力的不足，称为征发奔命。）警备事宜比较熟悉。他有一天外出，正好遇见驿站的骑兵手持红白两色的袋子飞驰而来，知道是

边郡请求征发奔命的公文到了。到了城中，这个驾车小吏就尾随着驿站骑兵到公车署（汉代京都负责接待臣民上书、征召和边郡使者入朝的机构）打探详情，了解到敌虏入侵云中、代郡两地，急忙回来求见丙吉，向他报告了有关情况，并且说：“恐怕敌虏所入侵地区中的郡太守等主管官员有的因年迈病弱，不能胜任军事行动了，似应当预先了解一下有关官吏的档案材料。”丙吉认为他讲得很有道理，就召东曹管档案的官吏把材料详细报来。不久，皇上下诏召见丞相和御史，询问敌虏入侵郡地的主管官吏的情况。丙吉一一做了回答。而御史大夫陡然之间不知详情，无法应对，因此受到皇上的斥责；丙吉显得非常忠于职守，时时详察边地军政情形，实际上这是得力于驾车小吏！

北宋初的大将郭进担任山西巡检。他部下有一个军校官到朝中控告郭进。宋太祖赵匡胤召集官员审讯，了解清楚他是诬告，就把他押解给郭进，命令郭进把他杀掉。此时正赶上割据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的北汉军队入侵，郭进向这个军校说：“你敢于去诬告我，说明你确实有胆量。现在我赦你无罪，你如果能杀退并州敌寇，我便向朝中推荐你。你如果败了，就自己投河去死，不要弄脏了我的宝剑。”这个军校听罢，踊跃而出，奔赴杀敌，竟然大胜而归。郭进就向朝中推荐，提拔了他。

假书

秦桧当国，有士人假其书，谒扬州守。守觉其伪，交原书管押其回。桧见之，即假其官资。或问其故，曰：“有胆敢假桧书，此必非常人。若不以一官束之，则北走胡，南走越矣。”

西夏用兵时，有张、李二生，欲献策于韩、范二公，耻于自媒，乃刻诗于碑，使人曳之而过。韩、范疑而

不用。久之，乃走西夏，诡名张元、李昊，到处题诗。元昊闻而怪之，招致与语，大悦，奉为谋主，大为边患。边批：元昊识人。奸桧此举，却胜韩、范远甚，所谓“天下人有上上智”。

有人贗作韩魏公书，谒蔡君谟。君谟虽疑之，然士颇豪，与之三千，因回书，遣四兵送之，并致果物于魏公。客至京，端公谒谢罪。公徐曰：“君谟手段小，恐未足了公事。夏太尉在长安，可往见之。”即为发书。子弟疑谓包容已足，书可勿发。公曰：“士能为我书，又能动君谟，其才器不凡矣。”至关中，夏竟官之。边批：手段果大。又东坡元祐间出帅钱塘。视事之初，都商税务押到匿税人。南剑州乡贡进士吴味道，以二巨卷，作公名衔，封至京师苏侍郎宅。公呼讯其卷中何物。味道恐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乡荐。乡人集钱为赴省之贖以百千，就置建阳纱得二百端。因计道路所经场务尽行抽税，则至都下不存其半。窃计当今负天下重名而爱奖士类，唯内翰与侍郎耳。纵有败露，必能情贷，遂假先生名衔，缄封而来。不知先生已临镇此邦，罪实难逃。”公熟视，笑，呼掌笈吏去其旧封，换题新衔，附至东京竹竿巷，并手书子由书一纸，付之，曰：“先辈这回将上天去也无防。”明年味道及第，来谢。二事俱长人智量者。

【译文】

南宋秦桧执掌朝政时，有一个读书人模仿他的笔迹写了一封信去拜谒扬州太守。扬州太守察觉到此人在作伪，便将书信原件和人一起押解回京，向秦桧报告。秦桧见到这个人，不但没有加罪于他，还

送他一大笔求官用的资财，让他去谋求官职。有人问秦桧为何这样做，秦桧说：“此人敢有胆量伪造我的书信，这一定是个不平常的人物。如果不让他得到一个官职束缚住他，那么他不是北投金国，就是南走越地，要与我们为敌了。”

上智部 远犹卷二

谋之不远，是用大简；人我迭居，吉凶环转；老成借筹，宁深毋浅。集《远犹》。

训 储二条

商高宗为太子时，其父小乙尝使久居民间，与小民出入同事，以知其情。

太祖教谕太子，必命备历农家，观其居处、服食、器用，使知农之劳苦。洪武末选秀才，随春坊官分班入直，近前说民间利害等事。成祖巡行北京，使二重长孙周行村落，历观农桑之事。论教者宜以为法。

张昭先逮事唐明宗。明宗诸皇子竞侈汰。昭疏训储之法，略云：“陛下诸子，宜各置师傅，令折节师事之。一日中但令止记一事，一岁之内，所记渐多，则每月终令师傅共录奏闻。俟皇子上谒，陛下辄面问，倘十中得五，便可博识安危之故，深究成败之理。”明宗不能用。

此可为万世训储之法，胜如讲经说书，作秀才学问也。

【译文】

商高宗武丁在做太子时，他的父亲商王小乙曾经让他在民间住过很长时间，让他和老百姓们一同出入干活，以此锻炼他了解民间疾苦。

五代、宋初人张昭，最初任职于后唐明宗朝。明宗李嗣源的几个儿子比着奢侈腐化。张昭向明宗上疏谈训教太子的办

法，大略是说：“陛下的各位皇子，应该每人都配置师傅，并要求皇子们必须像对待老师一样有礼貌地侍奉他们。一天之中，只让皇子们各记一件事。一年之内，所记的事就会逐渐多起来。那么，每月月底诏令师傅们把所记的事情汇总奏禀陛下知道。等皇子们进宫谒见时，陛下就可以当面向皇子们提问所奏事情。倘若十件事中他们能回答出五件，便能够广泛了解国家安危的缘故，深刻认识功业成败的道理。”可惜明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李 泌

肃宗子建宁王倓性英果，有才略。从上自马嵬北行，兵众寡弱，屡逢寇盗。倓自选骁勇居上前后，血战以卫上。上或过时未食，倓悲泣不自胜。军中皆属目向之。上欲以倓为天下兵马元帅，使统诸将东征。李泌曰：“建宁诚元帅才，然广平，兄也。若建宁功成，岂使广平为吴太伯乎？”上曰：“广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帅为重！”泌曰：“广平未正位东宫。今天下艰难，众心所属，在于元帅。若建宁大功既成，陛下虽欲不以为储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太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广平王俶为天下兵马元帅，诸将皆以属焉。倓闻之，谢泌曰：“此固倓之心也！”

【译文】

唐肃宗李亨的第三个儿子建宁王李倓，性格英明果断，很有雄才大略。安史之乱中，他随肃宗从马嵬北上武灵，兵众又少，战斗力又弱，途中多次遭逢敌兵和强盗。李倓亲自挑选骁勇的战士，在肃宗前后护卫，浴血奋战，保护肃宗。有时，肃宗过了饭时还没有吃上东西，李倓伤心落泪，不能自己。因此部队战士都打心眼里敬佩他。唐肃宗想让李倓任天下兵马元帅，统率众将东征。肃宗的近臣和密友李泌谏阻说：“建宁王诚然有元帅之才，

然而广平王是兄长。如果建宁王东征功成，岂不是要让广平王成为吴太伯（吴太伯是殷商时周太王长子。次子为仲雍，三子为季历。季历贤，其子姬昌——后来的周文王更贤。太王欲传位给三子季历而及姬昌。太伯、仲雍就出走而让贤。太伯入荆蛮，自号勾吴，为吴国始祖，称吴太伯。）吗？”肃宗说：“广平王是太子，将来总要继承皇位的，必把当不当元帅看得如此重要呢？”李泌说：“广平王还没有正式立为太子。现在国家多难，大家最注意的是兵马元帅。如果建宁王大功告成，陛下即使不想让他做储君，可随从他征讨立功的人肯罢休吗？国初太宗、太上皇不就是这样的例子吗？”于是肃宗就拜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众将都归广平王指挥了。李倓听说了此事内情，向李泌道谢说：“这本来也是我的想法啊！”

王 叔 文

王叔文以棋侍太子。尝论政至宫市之失，太子曰：“寡人方欲谏之。”众皆称赞，叔文独无言。既退，独留叔文，问其故。对曰：“太子职当侍膳问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惊，因泣曰：“非先生，寡人何以知此！”遂大爱幸。

叔文固险小人也，此论自正。

【译文】

唐朝王叔文以棋艺待诏，德宗末年，常陪太子李诵下棋读书。有次下棋时，谈论到宫市的弊端，太子说：“寡人正打算劝谏父皇废止宫市呢。”在场的人都称赞太子的主张英明，只有王叔文没有说一句话。众人退下后，太子把王叔文一个人留下来，问他刚才为何缄口不言。王叔文答道：“太子的职责就是伺奉皇上的饮食起居，按时问安，不应该插言宫外的政事。陛下在位已经多年，如果怀疑太子以废宫